

开普桌山千首诗

野蕃哥哥





In celebration of first anniversary of joining
the Peninsula Ramblers Hiking Club

南非开普敦

2024.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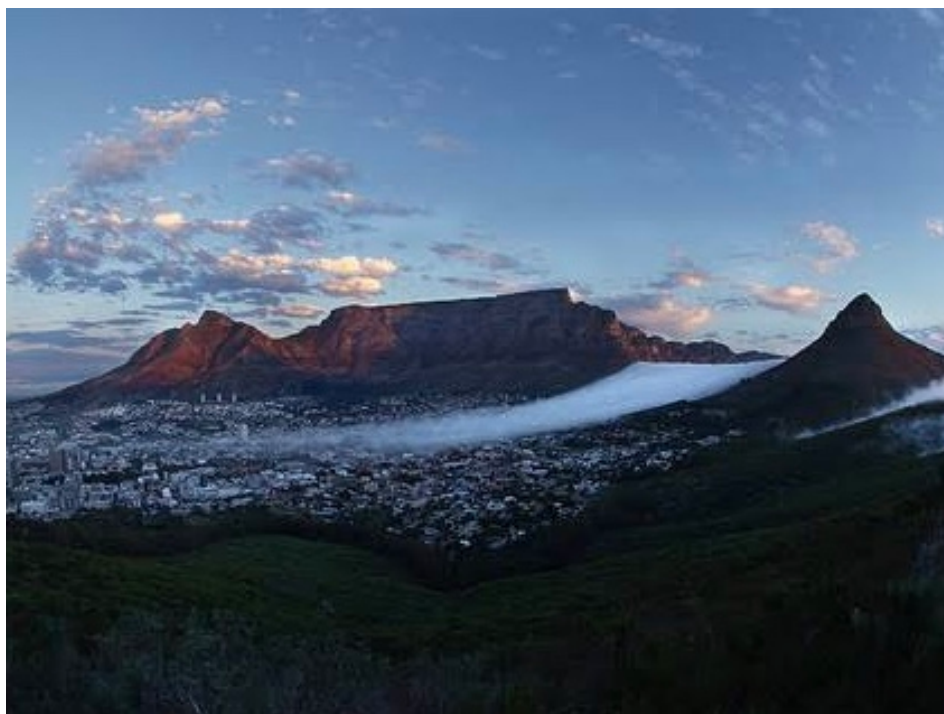
目录

篇一：开普桌山千首诗	7
篇二：水源山上五湖之	13
篇三：欲知微灌香歆早	21
篇四：莫待葡萄酒把迟	29
篇五：世外桃源豪特湾	37
篇六：青山堆里看银山	43
篇七：海军镇守西蒙镇	49
篇八：好望角涯人去还	55
参考文献	61
致谢声明	62

篇一：开普桌山千首诗

桌山是开普敦乃至整个南非最突出的陆标，是世界公认的新七大自然奇迹之一。桌山的主要特征是平坦的高原，从一侧到另一侧大约三公里，边缘是陡峭的悬崖，象一个巨大的桌面。

“桌山”其实是群山的总称，其中包括西侧的狮子头峰 (Lion's Head)、信号山 (Signal Hill)、东侧的魔鬼峰 (Devil's



Peak) 等，构成了开普敦气势磅礴的壮丽背景。 这片广阔的山脉高地与信号山一起形成了城市碗和桌湾港口的天然圆形剧场。

桌山的最高点位于高原的东端，以麦克利尔信标 (Maclear Beacon) 为标志，这是托马斯·麦克利尔 (Thomas Maclear) 爵士于 1865 年为三角测量而建造的石标 (Cairn) 。 海拔 1086 米，比高原西端的索站高约 19 米，比东侧的魔鬼峰高 85 米。

主高原的悬崖被平石 (Platteklip) 峡谷一分为二，这里提供了一条轻松直接的登顶路线，也是当地居民和外地游客们最受欢迎的徒步登山道。

平坦的山顶经常被地形云覆盖，这是当东南风吹上山坡遇上较冷的空气时，在那里凝结成水分所形成的云“桌布”。 有人说它是“上帝的餐桌”，云雾缭绕的山顶更加为它增加了神秘的气氛。 也有传说将这种现象归因于魔鬼和当地一个名叫范汉克斯的海盗之间的吸烟比赛。 当看到桌布时，就象征着比赛正在进行中。

桌山位于砂岩山脉的北端，该山脉构成了开普半岛的脊梁，南端约 50 公里处是好望角 (Cape of Good Hope) 或者称为角点 (Cape Point) 。 紧邻桌山南面的是一个崎岖的“高原”，其海拔略低于桌山高原，约 700 米，称为“后桌”。“后桌”向南延伸约 6 公里，到达康斯坦丁角 (Constantia Nek)、豪特湾 (Hout Bay) 山谷和两者夹在中间的奥兰治峡谷 (Orange Kloof) 所形成的山体断面。 后桌的大西洋一侧被称为十二使徒

峰 (Twelve Apostles) , 从克鲁夫角 (Kloof Nek, 桌山和狮头山之间的马鞍) 延伸到豪特湾。 半岛山脉的这一部分的东侧, 从魔鬼峰、桌山东侧以及后桌到康斯坦丁角, 与西侧一样没有单一的名称。 它以其较低山坡上的保护区或单位名称而闻名:

Groote Schuur 庄园、开普敦大学、Newlands 森林、克斯敦博士国家植物园、Cecilia 公园和康斯坦丁角。 而黛萨河 (Disa River) 从奥兰治角流出, 经豪特湾流入大海。



如果说桌山从北边看上去象上帝的餐桌, 那么从南边看过去则象上帝的餐桌椅, 加上无数条纵横交错的山道小径和漫山遍野的花朵, 银丝穿起红妆带, 真有如天堂仙境一般。

开普半岛由此向南还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从大西洋沿岸向西北-东南方向穿过半岛，到达福尔斯湾（False Bay）海岸。它涵盖康斯坦丁山（Constantiaberg）、斯滕山（Steenberg）和卡尔克湾（Kalk Bay）山脉。西北与豪特湾接壤，东北与康斯坦丁（Constantia）社区和头凯（Tokai）社区接壤，东南与卡尔克湾接壤，西南与美丽的菲什霍克（Fishhoek）和诺德霍克（Noordhoek）接壤。该部分由头凯公园（或称头凯森林）和银矿（Silvermine）自然保护区组成。第二部分覆盖开普半岛的最南端地区，南起好望角断崖峭壁，紧接着茫茫独立、海天云外、无一人烟的角点自然保护区。北至大西洋沿岸的斯卡伯勒小镇（Scarborough），和福尔斯湾沿岸的军港西蒙镇（Simon's Town）。

桌山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多是北边的平顶桌面山，大一点的概念是桌面到豪特湾的巨大整块山体，更大一点的就是整个开普半岛，因为这基本上是桌山国家自然保护区的范围。其实这三个都是桌山的人文概念，桌山的自然地理概念是一个包括从开普敦到伊丽莎白港（Port Elizabeth）很大的区域。科学家认为桌山不但巨大，而且古老。它的石头可以追溯到5亿多年前，比喜马拉雅山和落基山脉古老得多，靠南的岩石可能来自大陆块分离之前的阿根廷。

虽然人文桌山的山景本身已经魅力十足了，开普敦经常被称之为世界上最美的城市，没有之一，正是因为桌山和开普半岛。

除了观赏风景之外，游客还可以在这里体验徒步、攀岩、自驾、探险等趣味活动。殖民者早期的登山活动肯定是一件不简单的事。第一个有记载的爬上桌山的女子是安妮·巴纳德（Anne Barnard）夫人，她是英国第一次占领开普殖民时期的大臣的妻子。1797年，她借了丈夫的裤子爬到山顶，这在当时曾轰动一时。同行的人员中除她的丈夫、女仆和探险家、博物学家 John Barrow 之外，还有不少于十二个仆人帮助她携带食物和行李。

桌山是远足、攀岩、自驾等活动的理想之地。对于那些有幸称开普敦为家的人来说，能在家门口举足小径直上山岗也许是人间最幸运的事了。桌山徒步旅行是体验这一标志性地标的最佳方式，您可以真正了解其规模、野性、多样性、宏壮和伟大。因此徒步旅行在这座城市的许多远足小径上几乎是开普敦居民理所当然的事。

尽管桌山靠近城市并没有索道，但它仍然是一座山，特别是沿着半岛的一座座山峰。尽管山顶上可能有商店和咖啡馆，山脚下可能有城市，但山上的绝大部分地区仍然保持原始状态。

原始有两面：美丽但无情。美丽之处在于自然风光、历史传承和人文景观，令人流连忘返。无情之处在于天涯绝地、气候易变、恶劣危险和孤独寂寞，这些也让人反思人生的意义和方向。

桌山曾经是隐士的住所。作为开普山脉俱乐部的创始人之一，Joshua Penny 是早期的隐士，他曾在山上居住了 14 个月。另一

位是塞西尔·汤森德 (Cecil Townsend) ，他在桌山的 Rendezvous 洞穴生活了八年。据说甚至英国摇滚乐队“披头士”的约翰·列侬也曾在 70 年代初秘密访问过开普敦桌山四天。他们看中的无不是桌山所提供的安静、自然而单独的环境，由于社会厌倦而引发的人生思考机会。

在某种意义上，居住在开普敦是人的幸运、是主的拣选。相较于外面令人眼花缭乱的花花世界、纷杂错乱的生存法则、尔虞我诈的政治逻辑，以及无法挽救的生死罪恶，现代人不必上山躲避，绝尘而去，在开普半岛的某个渔市樵村，无论是度假、退休、或者移居，只要是能放下朱门营营，哪怕只有能收回内心的若干天、若干星期、或者若干月，既能拥有开普敦现代方便的一面，又带有好望角原始野性的另一面；既要食济贫民兼乳下，心怀大爱佑苍生，也有御风不止冯虚去，独立登仙遗世轻。平日里，漫步或驱车于附近的山水画卷之间，沉浸在果园醇香之中，只需与伙伴同行，不必与他人深交共情。归来后，轻松地消歇耕读篱芭，记录行程理会，或者浅唱风铃，或者幽思远方。这个地方何曾不是南山菊英若隐若现的所在，一处武陵桃源般的存在。

开普桌山千首诗， 水源山上五湖之。
欲知微灌香歆早， 莫待葡萄酒把迟。
世外桃源豪特湾， 青山堆里看银山。
海军镇守西蒙镇， 好望角涯人去还。

篇二：水源山上五湖之

科伊科伊 (Khoi-Khoi) 牧民和桑人 (San) 狩猎采集者是开普敦的原住民。对于他们来说，现在开普敦市中心所占据的地区被称为卡米萨 (Camissa)，即“甜水之地”。任何喝过桌山溪流的人都会证明这一点。荷兰人 Wouter Schouten 于 1665 年在山上品尝过这里的水，他这样写到：我们发现它非常甜，而且味道异常宜人。天堂上的液体现在尝起来比世界上最精致的饮料还要好喝。

但是，2015 年至 2018 年间，开普敦经历了 400 年一遇的干旱，这座拥有约 460 万居民的城市濒临“零日” (Day Zero)：届时开普敦将耗尽水资源。最终挽救了局面的还得是老天爷，或许小小地是因为持续的公共节水意识和创新的工程解决方案的结合。

开普敦与水的关系一直很微妙，尽管饮用水的供应是开普敦开旱的根本原因。开普敦 130 多年前围绕桌山水源而修建的水库，特别是桌山上的 5 个水库为南非带来了外面的土木工程技术，播下了科技的种子，是一个非凡的故事。

桌山有 5 条溪流，被荷兰人称为瓦尔什 (Varsche, 新鲜) 河，流经桌山北壁 (正面) 的平石峡谷；黛萨河则从奥兰治峡谷下来向南汨汨，经豪特湾流入大海，黛萨河的巨大流域确保了常年充足的供应；还有三条流量较小的利斯贝克河 (Liesbeek River) 发源于山脉的东坡；东南部流淌着迪普 (Diep) 河和斯潘图 (Spaanschemat) 河。

随着定居点的扩大，对水的需求也随之增加。到 1849 年，水资源严重短缺，开普敦的街道服务陷入瘫痪。开普敦分别于 1851 年、1860 年和 1881 年修建了三座水库，包括位于中央商业区、现在仍在使用的莫尔泰诺水库 (Molteno Reservoir)。但这未能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需求。1880 年代初，人们决定在十二使徒峰中修建一条隧道，以抽取黛萨河的水。

这条 700 米长的隧道于 1887 年开始施工，一条数公里长的管道也开始施工，从十二使徒峰的斯兰戈利峡谷 (Slangolie Ravine) 的隧道出口一直延伸到市中心的莫尔泰诺水库。这大约就是今天管道徒步路线 (Pipe Trail) 经过的地方。但即使在隧道竣工之前，人们就清楚，需要采取更多措施来确保稳定的供水。在那时，一些沮丧的工程师抬头仰望桌山的背面，他们决定在黛萨河上筑坝。珀西·菲茨帕特里克爵士 (Sir Percy Fitzpatrick) 曾在 2 月登上过桌山。在伍德黑德 (Woodhead) 水库的未来地点，据称他叹息着说，桌山独有的红色黛萨花 (Red Disa) 像一条猩红色的毯子一样覆盖着大地，可惜这将很快一去不复返。

伍德黑德水库的工程始于 1890 年。位于后桌，也称为下高原，是桌山桌面山顶（或上高原）后面（以南）广阔且起伏的区域，海拔约 300 米向下。水库将沿着黛萨峡谷的中部横跨。



施工是艰巨的：建筑材料的搬运工排起长队，在十二使徒峰上的卡斯特尔普特（Kasteelpoort）峡谷穿行而作。为了协助完成这项任务，1893 年架设了一辆小型开放式蒸汽驱动缆车，其下站点位于坎普斯湾（Camps Bay）上方，上站点位于高出 650 米如今被人称之为跳水台（Diving Board）的那个巨大悬空岩石的北缘。从这里，一辆小型机车将材料运送到大约两公里外的建筑工地。山顶上出现了一座小镇，最多时约有 400 多人，有自己的银行、邮局，商店，合唱团和足球队。



伍德黑德水坝墙采用山上开采的岩块建造，宽 252 米，高 44 米，底部厚度 19 米，顶部逐渐变成厚度 3 米的弓形坝面。如今跨过坝面行走，人们可以注意到下游西岸的丛林某处正是奥兰治峡谷自然保护区徒步道的出入口，需要提前申请，每天只有 12 个人才能获得准入证的批准。

但到了 1898 年，也就是竣工仅一年后，这座城市的水需求就再次超过了供应。

第二座水库很快就在第一座水库的上游建成，于 1904 年竣工。名为海利-哈钦森（Hely-Hutchinson），砖石墙长 528 米，水面面积 16 公顷。在这段时间里，温山市（Wynberg，开普敦的一个郊区，也是一个独立的市）一直在山上建设自己的水库，维

多利亚 (Victoria) , 亚历山德拉 (Alexandra) 和德维利尔斯 (De Villiers) 三个水库, 位于后桌更南的地方, 开采于黛萨河的一条支流上。而今从当地居民喜爱的康斯坦丁角出发的多条徒步路线都可以连接到反方向通过这 5 个水库的吉普车道。

但开普敦的水问题并没有就此结束。1905 年, 开普敦意识到需求再次面临供应不足的威胁, 在考虑了几种方案和想法后决定, 充分利用桌山的水, 建造更多的水坝并不能解决问题。相反, 它考虑从距离开普敦约 80 公里的斯廷布拉斯水库 (Steenbras Dam) 取水。这为未来增加开普敦供水奠定了基调。开普敦东北部的山脉从南部的西萨默塞特 (Somerset West) 一直延伸到北部的塞雷斯 (Ceres) , 提供了广阔的集水区。

开普敦在这个时期是土木工程、水务事业最为轰轰烈烈的发展时期。相比之下, 在地球的那一边, 灾难深重的清朝正经历着咸丰、同治和光绪三朝的屈辱、退步、沉沦和德赛启蒙。不过一百年后, 南非和中国又调换了位置。世间之事, 无法评说, 人还是最终的原因。你懂的!

目前, 开普敦在东边那边有六座供水水库。最近增加的一座是山河水库 (Berg River Dam) , 于 2009 年 3 月启用, 开普敦的供水量因此增加了 20%。桌山的水库仍在使用中, 占总供应量的 5% 左右。20 世纪 50 年代, 伍德黑德隧道开始塌方, 市政在北面几百米处修建了一条新隧道, 从十二使徒峰的伍迪扶壁 (Woody Buttress) 出口出来。这使得伍德黑德和海利-哈钦森

水库得以继续使用。其他 3 个水库使用基本已经失去了实际意义。它们现在主要用于休闲目的，例如徒步旅行、野餐和观鸟。它们也是开普敦历史和身份的重要地标和象征。建筑工地仅存上部缆车站的碎片，从卡斯特尔普特徒步上顶著名的跳水台附近仍然可见，村庄曾经的几块混凝土地板和几间小屋，其中一间归属于南非山地俱乐部，另一间属于开普敦省山地俱乐部。第三间小屋用作博物馆，水务博物馆（Waterworks Museum），陈列着旧机车以及施工过程中使用的各种文物。博物馆和古老的缆车站遗址是在附近徒步旅行时的必须选择。

近年来，桌山上的水库也成为环境关注的焦点。这座山独特的生态系统是许多珍稀濒危动植物物种的家园，保护和保存这一生态系统的运动日益兴起。一些环保人士对水库对山上自然水流和生物多样性的影响表示担忧，并呼吁缩小水库规模或完全拆除它们。水库的修建意味着黛萨花的主要栖息地被破坏。可是另一方面，尽管人们无法亲眼目睹桌山之傲（Pride of Table Mountain）最茂盛的景象，但红黛萨花的发现却因其稀有性而更令人兴奋，每年 2 月份都吸引着无数徒步爱好者来到这 5 个水库的上下游寻找。

桌山上的水坝更是南非土木工程落地生根的重要现场。它们证明了建造者的聪明才智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并提醒人们水在城市的成长和发展中发挥的关键作用，也教育人们技术进步与社会发展相互协调，相互适应的关系。伍德黑德水库的设计和作用今

天看来都需要更加细致的重新考虑，项目设计的短视和局限性非常明显，与伟大的都江堰相比可能不值一提。但是它们的存在是南非当时最优的工程选择和实践，是如今最佳的历史见证。

2008 年，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将伍德黑德水库命名为国际历史性土木工程地标，是南非仅有的两个获此殊荣的地标之一。伍德黑德水库远离人们的视线，即使是当地居民对其也知之甚少，更不要说它的设计者名叫托马斯·斯图尔特（Thomas Steward）。这却又是更加可惜的。



(The Heritage Portal)

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是这样介绍的：托马斯·斯图尔特（1857 年 3 月 30 日至 1942 年 10 月 23 日）是一位水利工程师，出生于苏格兰，卒于南非开普敦。他设计了伍德黑德水库。他被称为“南非咨询工程之父”和“南非第一位咨询工程师”。

斯图尔特其实是这全部 5 个水库的设计者，在业界非常有名。他是土木工程师学会会员、开普工程师学会第二任主席、南非皇家学会主席。

斯图尔特 25 岁随招工来到开普敦。这位新移民对开普敦的第一印象并不好。开普敦风大、尘土飞扬、遍地污水。当他探索灯光昏暗的圣乔治街时，对人行道上突出的建筑物的台阶感到恼火，这些台阶在街角突然而陡峭地结束。他当场发誓，如果可能的话，他会乘坐下一艘船返回祖国。两天后的 1883 年 1 月 1 日，斯图尔特去报到，发现新年第一天的日程包括在桌山上举行正式野餐。新世界的热情和活力马上就抚慰了年轻的心，也给他提供了专业发展的机会。他先担任克拉多克 (Cradock) 自来水管的驻地工程师，后为温山市设计了自来水管。10 年的积累使他在开普敦开起了第一个私人咨询公司，也迎来了他人生最重要的机会：伍德黑德水库以及一系列土木工程项目。

斯图尔特的个人成就正是波澜壮阔的南非成功的典范，是激励人入乡随俗、投身社会、极积上进的正面教材。南非是最能让人出人头地的地方，也是人为局部束缚、难以自拔之地。

无论您是游客还是当地人，参观这些历史悠久的水坝都是必看的体验，它将加深您对开普敦自然、文化和科技遗产的欣赏，因而也能帮助您对当前南非的困境的理解。

篇三：欲知微灌香馥早

博士茶在南非称之为 Rooibos，英文翻译 Red Bush，红灌木。中文名大概是 bos 的音译。它当然与博士两字毫无关系，它甚至根本不是真正的“茶”。相反，它只是一种植物，收获并干燥后可以冲泡成红棕色的草药浸剂，被茶业界称为“非洲红茶”或“红灌木茶”。

博士茶生态自然、健康有益，之所以独一无二，是因为它原产于开普敦以北塞德山（Cederberg）山区，至今仍在那里繁衍生息。数百年来，当地人一直在采摘和酿造自然生长的博士茶。南非是世界上唯一生产博士茶的国家，出口到全球 30 多个国家，主要包括德国、荷兰、日本、英国和美国。自 2021 年 5 月起，博士茶已注册为受保护的原产地名称（PDO, Protected Designation of Origin）。该注册意味着“Rooibos”或“Red bush”只能用于来自西开普省和北开普省的 Rooibos 产品。

可是如果问 Rooibos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红灌木，南非的一般民众大多都说不出个所以然，只会告诉你那是 Fynbos 的一种。荷兰语大概与汉语一样，日常口语最是咧咧。Fynbos，英语直译，

Fine Bush，中文意译大约是不能制成木料的植物，或不成材的植物。姑且称之为微灌。在与生物学相关的领域，微灌以其卓越的生物多样性和特有性而闻名。开普植物保护区是南非境内八大世界遗产遗址之一，也是全世界不可多得的植物王国，虽然规模最小，但植物却最多样化。开普敦拥有 9000 种微灌，占开普花卉王国植物种类的 80%，其中近 6,000 种为当地特有。住在开普敦，你出门看到的植物，有多过一半在其它地方没有。桌山共有 2000 多种：单是桌山的植物种类就比整个阴冷潮湿的大不列颠还要多呢！因此，微灌几乎也作为“独特植被的西开普省”的一个地理学术语而流行。

所以微灌可能永远都不会有严格的科学定义。不过，只要你与开普敦当地人一起去开普半岛徒步，他们一定会热情而执着地告诉你，你能见到的无非是“三大微灌（The Big Three）”：开普芦苇（Restio）、杜鹃花（Erica）和普罗蒂亚（Protea）。如果你去克斯敦波斯国家植物园里参观，那么你就会明白人们的热情与执着的来处。

开普芦苇几乎就是用来定义微灌的。他们将 Fyn 放入 Fynbos 中。如果没有开普芦苇，那就没有微灌。与其它种类的芦苇一样，开普芦苇是雌雄异株的，这意味着有单独的雄性和雌性植物，可以产生雄花和雌花。与其它两类微灌的高度观赏性相比，开普芦苇如此一般、常见以至于被微灌爱好者无情忽视。



开普杜鹃花是石楠花，650 多种，尽管它们外表精致，枝条颤抖，但正是这些灌木最能说明微灌的生物疯狂性。说起石楠花，你可能会联想到荒凉的苏格兰沼泽地，事实上，苏格兰有四种石楠花，欧洲还有十几种。马达加斯加是一个植物仙境，拥有大约 40 种石楠花。但是在开普敦，石楠花的数量惊人：在暴风雨肆虐的角点，石楠花和马达加斯加一样多，在返回开普敦的路上还有其它 50 种左右。

开普杜鹃花赋予了微灌一些最吸引人的特征，使夏天的空气中充满了蜂蜜的气味，使冬天开花时的整个山坡变成粉红色。其实它们不仅仅是粉红色，它们有除了蓝色外的各种颜色，而且一年四季都开花。因此只要你在微灌，一定有石楠花在某个角落盛开。

开普杜鹃花通常有某种容器作为它们的花——管子、喇叭、铃铛、桶状——这也是用来区分杜鹃花的重要标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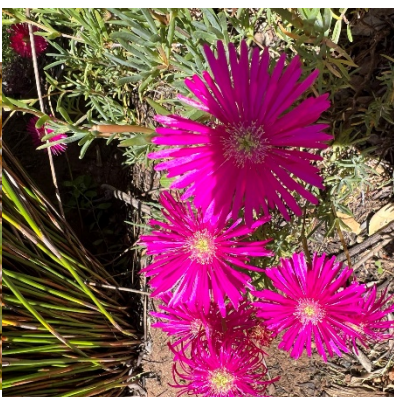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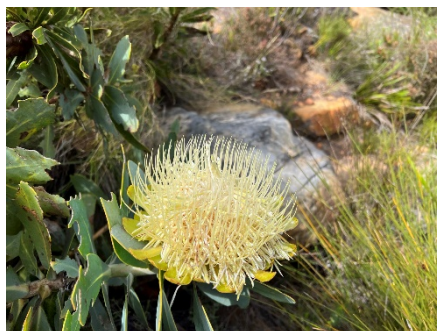


普罗蒂亚是属于山龙眼科植物的中文统称。人们有时在人民大会堂的国宴上见到的南非国花帝王花（King Protea），威严、高端大气上档次，是普罗蒂亚的一种。帝王花灌木丛从激烈的野火中再生，并能应对长期干旱，因此它是南非复原力、国家价值观和文化的象征。帝王花是一种分枝稀疏的常绿灌木，因其巨大的碗状花头而珍贵。每个壮观的花头都有一束中央的内花，周围环绕着僵硬、尖锐、五颜六色的苞片。花可以是敞开的，比如餐盘，也可以是狭窄的漏斗形状。在厚厚的红色茎尖上，迷人的花朵覆盖着椭圆形、深绿色、有光泽的革质叶子。它们的颜色从绿白色到丝滑的银粉色到红色不等。主要在温暖的月份开花，但全年都是零星的存在。



常见的山龙眼科是所谓的二倍体生物，例如：普罗蒂亚、银树（Silvertree, 或 *Leucadendron*）和针垫（Pincushion, 或 *Leucospermum*），因此它们可以与密切相关的物种自由杂交形成新品种，因此山龙眼科植物品种繁多，例如，针垫具有黄色、橙色和红色的三种颜色，细分起来有 48 种。它们的花头持久，由大量象针一样的小花组成，花柱坚硬突出扎在球垫上，令人着迷，具有几乎不自然触感。开普敦的户外运动爱好者大多都能津津乐道几种独特的帝玉花，例如，最小的 *Diastella*，以叶为色的模仿者（*Mimetes*），忠贞者（*Everlasting*）和蜘蛛头（*Serruria*）。不同寻常的是，并非山龙眼科的所有属都能够自由杂交。银树不能与针垫杂交，这种遗传不相容性导致授粉花不

结果子或不结果实，因为由不相容的花粉和卵子产生的植物胚胎无法发育，是植物中的骡子。



帝王花在南非荷兰语中又称为 Suikerbos，即 Sugarbush，产蜂蜜的灌木。但是少有人严格地知道哪些帝王花产蜜，哪些不产。

被称为桌山之傲的红黛萨花（又称单花萼距兰）是不被上述划分所包括的。它是一种兰花，由于修建桌山上的水库而急剧减少了数量。因其稀有性而去寻找它们已经成了每年 2 月份的流行的户外运动。它们喜欢生长在瀑布附近的潮湿的苔藓岩石上。这是一种令人惊叹的物种，仅有三片花瓣，花朵非常艳丽，在夏季最高峰时开花。当强烈的红色花朵捕捉到阳光时，它们会反射出相当远的颜色，从而可以让人们在几百米外都能被它们所吸引。一种被称之为桌山美人

(Table Mountain Beauty) 的蝴蝶在二月红花盛开时出现。红黛萨花仅由桌山美人授粉；它依靠这种单一的昆虫物种而生存。



当然不被包括的还有每年 8 月盛开的野花、芦荟以及大量的多肉植物。

也并非是所有桌山独有的植物都是令人期待的。有一种称之为 Blister bush，看似芹菜的植物。尽管它与胡萝卜等食用植物以及茴香和莳萝等草本植物属于同一科，但它不可食用，触摸它会导

致脱皮水泡，特别是如果刺激性化学物质暴露在阳光下两三天之后，愈合过程非常缓慢，严重的要几年的时间，水泡才能消失，而黑色的印记将永远保持。桌山缆车附近的山坡上就有生长，不知道有没有外地游客回去后手臂上留下了大自然无意赐给他的礼物？殊不知，在开普敦原住民的传统医学中，它被记录为一种利尿剂，可用于治疗风湿病、痛风、膀胱疾病、水潴留和高血压。



庄子说，"不材之木也，无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寿。"树不成材，所以长寿。世间之事，无谓好坏，便无谓得失，庙堂之上，江湖之远，高处不胜寒，低处纳百川。微灌少有益用却能慰人天涯，一切存在都是最好的安排。

篇四：莫待葡萄酒把迟

说到南非葡萄酒，就不得不提到风景如画的三个地方：斯泰伦博什 (Stellenbosch)、弗朗斯胡克 (Franschhoek) 和斯沃特兰 (Swartland)。它们距离开普敦都仅要一个多小时车程。

斯泰伦博斯、弗朗斯胡克和斯沃特兰著名的葡萄园坐落在雄伟的群山之中。它们比开普半岛的桌山脉更大、更荒凉，是狒狒群、山羚羊甚至豹子的家园。说起来这简直像是耸人听闻，令人难以相信。

开普酒乡的山脉被茂密的微灌和森林环绕的河流所覆盖。这里全年都有鲜花盛开（尤其是 8 月至 11 月），但也有火灾后的区域，微灌在火灾后以惊人速度恢复，火焰后的花朵更加绚丽。斯泰伦博斯是南非最著名、最传奇的葡萄酒皮诺塔吉 (Pinotage) 的发源地，也是斯泰伦博斯大学的所在地。

弗朗斯胡克小镇（“法国角”）以果园、葡萄园和山峰为背景，可以说是开普酒乡地区最美丽的一个。其外观和氛围具有普罗旺斯的特色，而优雅的葡萄酒庄园，例如 Chamonix、Le Petite

Ferme、和 Mont Rochelle，进一步体现了这种氛围。它们的名字证明了早期法国胡格诺派对该地区的影响。 弗朗斯胡克只有一条主要街道，但两旁遍布艺术画廊、精品店和许多一流的餐厅。 弗朗斯胡克被誉为南非的美食之都，是美食美酒度假的首选； 品尝从传统的开普敦美食到法国高级美食的各种风味，与您专门搭配的葡萄酒当然来自您周围的葡萄园。

斯沃特兰是一片让人应接不暇之地。该地区以一个朴素的名字为特征，直接从南非荷兰语翻译为“黑土地”。这里最令人难忘的是壮丽的起伏的绿色山丘。这片土地以广阔的麦田、欣欣向荣的果园和葡萄园为主，葡萄园点缀着荒野和古朴的农庄。

然而，却是那个名为康斯坦丁的地区拥有南非葡萄酒历史上早期和现代最迷人、最传奇的故事。 该地区位于桌山东南部山坡上，距市中心仅半小时车程，即可到达康斯坦丁独特的郊区，那里现在有宏伟的房屋，大使官邸和广阔的葡萄园，坐落在广阔的绿色草坪上，气势磅礴，是开普敦旅游巴士的必经一站。人们正是怀着敬畏和猎奇之心来探访南非葡萄酒的历史、传承、传说、现状、帝国遗留的高贵享受和物超所值的贴身服务。

康斯坦丁庄园由第一任荷兰开普殖民地总督西蒙·范德斯泰尔 (Simon van der Stel) 建立。 它于 1685 年首次种植，使康斯坦丁葡萄酒谷成为开普敦最古老的葡萄酒产区，1712 年他去世后，被分为三部分：小康斯坦丁 (Klein Constantia)、大康斯坦丁 (Groot Constantia) 和伯格维利特 (Bergvliet) 。



传奇的“康斯坦斯葡萄酒” (Vin de Constance) 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685 年当年农场地点的选择上，当时康斯但丁葡萄酒农场在康斯但丁山脚下的古树丛中建立，这个令人惊叹的地点通常被称为“世界上最美丽的葡萄园之一”，俯瞰着福尔斯湾。选择该地点并不是因为其壮丽的景色，而是因为其优越的葡萄种植条件。

康斯但丁的庄园从低地一直延伸到康斯但丁山的东南侧。最高的葡萄园海拔 400 米，是南非最陡峭的葡萄园之一。山的树荫和持续不断的海风都降低了斜坡上的平均温度，帮助种植在这里的葡萄保持新鲜的酸度。风对于葡萄树的健康非常重要。东南风的持续冲击力给葡萄藤带来刺激，导致它们的根更深地进入土壤以获取养分。康斯但丁坐落在古老的花岗岩的风化物之上。这些土壤

排水良好、肥沃，粘土含量高。在潮湿的冬季，粘土吸收的水分有助于在干燥的夏季保持葡萄藤的水分。

169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将第一桶来自农场的康斯坦丁甜酒运回欧洲，在极短的时间内，“康斯坦斯葡萄酒”这个名字迅速在欧洲贵族中家喻户晓。

1778年，斯泰伦博斯葡萄酒生产商亨德里克·克洛特（Hendrik Cloete）收购了小康斯坦丁，并开始用白麝香（Muscat Blanc）酿造未强化的甜酒，进一步改进了康斯坦斯葡萄酒的质量。

1782年，也就是农场建立仅一个世纪后，据说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在凡尔赛宫的酒窖中拥有的“康斯坦斯葡萄酒”数量比法国勃艮第葡萄酒还多。与此同时，据说大洋彼岸的美国开国元勋约翰·亚当斯和乔治·华盛顿都是这种葡萄酒的忠实粉丝。

拿破仑·波拿巴在圣赫勒拿岛度过了流亡的最后几年，他终日以泪洗面，用来消遣悲伤的正是“康斯坦斯葡萄酒”。“康斯坦斯葡萄酒”在19世纪的欧洲文学中经常被提及。在《埃德温·德鲁德》中，查尔斯·狄更斯讲述了“一杯康斯坦斯葡萄酒和一块自制饼干所体现的力量”，而简·奥斯汀则建议她被抛弃的女主人公尝试一点康斯坦斯葡萄酒，因为“它对失望的心有治愈的力量”。德国诗人克洛普斯托克（Friedrich Gottlieb Klopstock）用整首颂歌歌颂了这种甜酒的乐趣，而法国诗人夏尔·波德莱尔

（Charles Baudelaire）在其伟大的沉思诗《恶之花》中将其转化为感性的意象，将情人的吻比作一片鸦片或者一杯康斯坦斯葡

萄酒。古代的国王们都争先恐后地想要得到这种酒。路易·菲利普派使者从法国贩运；腓特烈大帝和俾斯麦也下令照做；英国首相在唐宁街非常高兴地品尝了它，并确保定期将来自开普敦的货物运送到白金汉宫送给国王。著名葡萄酒作家休·约翰逊（Hugh Johnson）写道：“从这些乐土中诞生了世界上最伟大的葡萄酒之一——传奇般的康斯坦丁。”

康斯坦斯葡萄酒在 18 世纪和 19 世纪被欧洲宫廷优先购买。然而，对于这种著名的康斯坦斯葡萄酒来说，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好兆头，因为在 19 世纪末，可怕的疾病“根瘤蚜”来到了南非。对开普省葡萄园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许多酒农被迫停业。由于这种疾病，康斯坦斯葡萄酒的生产停止了。康斯坦斯葡萄酒也谜一样地从世人眼前消失了一个世纪。

但是这个酒的传说在文学中永垂不朽，在外国葡萄酒的地窖中仍然发现了一些收藏家的旧瓶子。瑞典葡萄酒收藏家尼尔斯·斯特恩比（Nils Sternby）在 1960 年代末在伦敦的一次葡萄酒拍卖会上购买了一箱 6 瓶康斯坦斯葡萄酒，其中两瓶 1875 年产的葡萄酒被捐赠给品鉴会。他的酒窖温度恒定保持在 11 度，他捐赠用于品酒的两瓶酒状况非常完美，一位专家预测其还能再保存 100 年！该酒呈美丽的日落琥珀色，带有令人惊叹的葡萄干的新鲜香气。这款酒的口感继续令人愉悦，带有精致的葡萄干和桃子的味道，余味悠长而浓郁。

1980 年，Duggie Jooste 收购了小康斯坦丁，在庄园的重建过程中，农场的参与者都决心将这款著名的甜葡萄酒带回来。他们研究了早期记录，并仔细挑选了葡萄树，这些葡萄树很可能来自 300 年前康斯坦丁使用的原始葡萄树。1986 年，该酒重新向公众推出，并采用与其前辈类似风格的 500 毫升瓶包装，并装在一个展示盒中，其中还包括描述该酒及其历史的传单。该酒是一种天然甜酒，没有灰霉病，但完美的成熟度使它成为一种天鹅绒般丰富的甜酒，并具有良好的矿物酸度，是原始康斯坦斯葡萄酒最准确的复现。自 2012 年以来，这一传奇随着小康斯坦丁的新主人而延续，“Vin de Constance” 继续获得其作为世界上最好的甜酒之一的应有地位。



大康斯坦丁和小康斯坦丁如今是两座宏伟的古老庄园，拥有经典的开普荷兰建筑，提供大量品尝优质葡萄酒和美食的机会。康斯

但丁葡萄酒旅游之路还包括其他 8 个酒庄，每个酒庄都有自己独特的传统和优质葡萄酒。该地区的葡萄酒风格也随着现代口味发生了一些小的转变；康斯但丁以气候优质凉爽的长相思

（Sauvignon Blanc）和波尔多混酿葡萄酒（Bordeaux Blend）以及用白麝香酿制的现代甜酒而闻名。梅洛（Merlot）和赤霞珠（Cabernet Sauvignon）等波尔多品种在山坡下生长茂盛，那里更长的日照时间有助于成熟过程。用这些葡萄酿造的葡萄酒具有更丰富、更浓郁的特征，通常将它们混合制成波尔多混酿。

康斯但丁因此体现了丰富的遗产和无与伦比的美丽。这里提供丰富的活动来满足各种兴趣，从参观著名的葡萄酒庄园、在著名的餐厅品尝精致的美食，到尽情野餐、旅游和刺激肾上腺素的冒险运动。拥抱令人惊叹的周围环境，山脉和翠绿的绿地揭示了远足热点、骑马路径和惊险的山地自行车路线。

踏上穿越时空的旅程，参观南非最古老的葡萄酒庄园，这是南非葡萄酒起源的宏伟而有力的证明。当您在众多历史悠久的庄园中的任何一处结束一天的行程时，手捧一杯葡萄酒，最好是一杯大放异彩的康斯坦斯餐酒，将历史、遗产和优质葡萄酒交织在一起，您品尝品味的，不知道是正宗的长相思和屡获殊荣的红葡萄酒的深度，还是白人殖民者的开拓精神以及黑奴劳工的屈辱等等沉甸甸的历史厚度？南非的黑白两个世界、两个种族早已在开普众多民间、乡野的农庄、酒庄进行着背后的苟且，也必将进一步发展成为终极的自然融合。无论如何，南非不堪的历史表面总是

有无言的光鲜亮丽。毫无疑问，这些葡萄酒将继续赢得国际赞誉，继续展示了该地区的酿酒实力。康斯但丁山谷和其标志性的桌山背景定格了每一个完美的时刻，使其成为开普敦度假回忆、日常生活的田园诗般的美好。

喝完了当然还要吃。在 Silvermist 的 La Colombe 餐厅，准备品尝曾入选圣佩莱格里诺“世界 50 家最佳餐厅”名单的烹饪杰作。Beau Constantia 的 Chefs Warehouse 提供以社交餐饮为设计理念的精致用餐体验，而 Buitenverwachting 的 Beyond、斯滕山的 Bistro 1682 和 Tryn 则构成了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高级餐饮热点，将烹饪剧场与突破界限的菜肴融为一体，吸引感官。从五星级的美食体验到农家小摊、当地小酒馆美食和私密野餐，这里应有尽有。在康斯但丁，餐饮成为一种艺术形式，杰出的厨师将热情、创造力和最好的当地食材融为一体，创造出令人难忘的美食体验。

现代的隐士低调的生活并不总是短褐穿结，箪瓢屡空，亲旧招之，造饮辄尽的拮据，还须有偶尔美酒佳肴，不时相对调笙，醉看墨花黑白，恍疑雪满前村的得意。

篇五：世外桃源豪特湾

豪特湾，意为“木头湾”，是开普敦的海滨郊区，位于开普半岛大西洋沿岸的一个山谷中，距开普敦中央商务区以南二十公里。

“豪特湾”这个名字可以指小镇、它所在的海湾、或者整个山谷。



豪特湾北、东、西三面环山，南临南大西洋。在北部，它与桌山国家公园接壤，包括奥兰治峡谷自然保护区和桌山的底部斜坡。西北面与十二使徒峰的背面接壤。西面与小狮头山（Little Lion's Head）、卡邦克尔山（Karbonkelberg）、船长峰（Kaptein's Peak）和哨兵山（The Sentinel）接壤。东部与弗拉肯山（Vlakkenberg）、斯科尔斯滕斯科普山（Skoorsteenskopberg）和康斯坦丁山接壤。查普曼山顶大道（Chapman's Peak Drive）从山腰开凿出来，通向诺德霍克，然后继续前往角点。这样，进出豪特湾只有 3 条险要的道路，分别穿过三个山口。一条正是查普曼山顶大道。另一条路线通过犹大峰（Juda's Peak，十二使徒峰的一部分）和小狮头之间的山口前往兰迪德诺（Llandudno）和坎普斯湾，被称为“Suikerbossie”。第三条路穿过弗拉肯山和桌山后坡之间的康斯坦丁角山口通往康斯坦丁。

与世界上最著名的沿海道路相比，由第一条和第二条路所构成的大约 60 公里长起伏弯曲的海边大道在无论是哪一种排名中都名列前茅。从驾车所见的风光角度，这就像是意大利阿马尔菲海岸（Amalfi Coast）的狂野版本。第一段穿过克利夫顿（Clifton）和坎普斯湾的高档郊区。这一段与阿马尔菲非常相似，唯一的差别可能南非的建筑物的历史只有 200 年。不过，这里的房物更具有现代设计感，海滩也比阿马尔菲海岸的海滩要好。克利夫顿等海滩被评为世界前十名。坎普湾海滩也很壮观，十二使徒峰像哨

兵一样拔地而起，一排排棕榈树沿着海滨长廊蜿蜒而下，海滩本身看起来洁白可爱。

当然，公路旅行中最著名的部分是查普曼峰公路路段。在这里，大西洋冲撞着垂直插入水中的陡峭悬崖，狒狒在上面的岩石上跳跃，在近海经常可以看到鲸鱼。驾驶这一段路是游人一生中最令人难以置信的经历之一：一边是越来越险要的悬崖绝壁，另一边则是豪特湾蔚蓝的海水和层层击打岸边的白色波浪。查普曼峰公路 114 道拐，当你拐过海边最后的一个弯时，在你下方远处就是一望无际的诺德霍克海滩；在这里训练骑马，在巨大的白沙画布上只呈现出微小的黑点。冲浪、帆船、白色灯塔、远洋泊轮——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

驱车前往好望角的最后一段路是穿过一个自然保护区，斑马、鸵鸟和羚羊漫步其中，而海豹则在海滩上休息。道路的尽头标志着非洲大陆的终点。当你向南眺望南极洲，看着印度洋和大西洋的巨浪愤怒地在想象中交汇时，你真的感觉自己已经到达了地球的尽头，幸福感和悲凉感也因此同时达到了极致。

对于外地游客来说，即使不能完整地体验沿滨大道的美景，乘坐双层观光巴士或者自驾游览豪特湾码头和海豹岛是必不可少的打卡之地。对于南非，特别是开普敦的运动爱好者来说，每年的双洋马拉松和开普敦自行车之旅提供了挑战自身身体极限的绝佳机会，尤其是挑战查普曼峰公路和 Suikerbossie 最艰难的两段山坡，而这一切都在无以伦比的美丽景色中展开。

对于豪特湾的居民来说，住在这里真是太棒了。豪特湾拥有自己的白色沙滩，年轻的父母可以在上班前将孩子送到幼儿园，然后在清爽而甜美的天气中在海滩上散步。清晨的阳光洒在群山上，照亮了海浪，四周环绕着山景，大海一望无际，一艘艘船嘎吱作响，海鸥成群飞翔，桨板运动爱好者在温暖的阳光下尽情享受运动，人们遛狗、骑马沿着海岸小跑。

这里的自然之美随处可见，是如此的迷人。如果您有幸住在带花园的房子或客栈，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能看到山景，步行 5 分钟即可到达徒步路线的起点，也可以轻松抵达海边。即使是去杂货店购物也是一种享受，有着令人惊叹的景色，当您走出商店时，海洋的气息会提醒您这不是梦境。这里的一切都近在咫尺，教堂、图书馆、海滩、花园中心，虽然与开普敦的其他地方相隔甚远，但这里拥有一切，除了电影院，什么都有。这意味着这里有着真正的社区意识：您每天都会看到熟悉的面孔，在这个大家庭中一起生活。

豪特湾拥有西开普省最繁忙的渔港，以及成熟的金枪鱼、斯诺克 (Snoek) 和小龙虾产业，早市上供应新鲜的海鲜，偶尔还能见到华人最爱的野生合法鲍鱼和龙虾；这里还拥有独特的鸟类世界、私人游艇俱乐部、世界上最好吃的 Fish'n Chips，以及其它特色餐厅，当地收藏家的旧货和艺术家的新作品。

豪特湾平时的宁静就像神奇的世外桃源，是独立于南非的共和国 (Republic)：只有在这里，您才能享受到世界的宁静，才能在

美好的青春与爱情中流连，在过往的遗忘与回忆中释然，获得人生最真实的满足。

环山坐向南，湾水止涵涵。
外更天涯独，回当壑路三。
春风佳日暖，夏雨绮云骖。
旧业丹青志，新书老学庵。
闲情合秀句，樵市与黄柑。
如此仙家事，清欢是孔聃。



篇六：青山堆里看银山

1867 年，Erasmus Jacobs 在奥兰治（Orange）河岸发现了一颗钻石，随后他在金伯利发现当地矿产富饶，并开始在当地开采。之后朝圣者之休（Pilgrim's Rest）、巴伯顿（Barberton）以及约堡白水岭（Witwatersrand）出现了淘金热，当地同样出现了不少金矿。

南非一度依靠境内的采矿业成为非洲最发达的经济体。现今南非钻石和黄金产量已不如以往的高峰时期，不过南非的黄金产量仍排名全球第五。南非是钛铁矿、钽、金红石和锆的第二大生产国以及世界第三大煤炭出口国、第七大铁矿石生产国，2012 年，南非超过印度成为世界第三大铁矿石出口国。2021 年，南非是世界上最大的铂生产国，同时也是最大的铬和锰生产国。南非的钻石是物超所值品质的保证，是山盟海誓爱情的象征。2021 年，南非矿业对 GDP 的贡献率为 7.5%。

但是，开普敦特别是桌山上有矿吗？安妮·巴纳德夫人据说是第一位登上桌山的女性。她非常喜欢收集在山顶发现的白色石英卵石，用作耳环。如今，任何在山顶高原和开普半岛其他山峰行走

的人也会偶然发现许多这样美丽的石头。然而，桌山已成为国家公园，因此与安妮夫人不同，您只能欣赏自己的发现，然后将它们留给其他人欣赏。

在过去的几百年里，桌山上出现了相当多的贵金属投机活动。魔鬼峰、查普曼峰和银矿自然保护区的山坡上仍散布着这些寻宝活动的遗迹。

最著名的寻宝时期是十九世纪短暂的淘金热，当时格伦丁宁斯 (Glendinnings) 船长宣布他在坎普斯湾的地产上发现了黄金。1887 年，狮头金矿集团 (Lion's Head Gold Syndicate) 挖了几个竖井来提取岩石，满怀期待地把这些岩石运到克鲁夫街的磨坊，在那里进行压碎和化验。虽然开采了少量黄金，但该项目很快就被证明没有经济价值。

1891 年，开普敦公共工程委员会认定狮头山上的露天竖井是危险源，并勒令黄金集团将其填平或用栅栏围起来。一年后，土地被出售，开普敦的著名地标所幸毫发无伤。该竖井在 20 世纪 50 年代被推土机推平，以避免发生事故。有人在狮头山和信号山之间的弗雷斯奈 (Fresnaye) 上方的斜坡上进行了搜索，但从未听说发现过竖井的遗迹。

可寻的是魔鬼峰上锡矿的遗迹。尽管该矿本身于 1912 年开采，但寿命很短。从弗里德霍克 (Vredehoek) 的圣詹姆斯路 (St James Road) 可以到达展望山 (Prospect Hill) ，平坦的露台

和混凝土地基、一座小型土工坝和各种其他混凝土结构仍然清晰可见。

查普曼峰大道东堡 (East Fort) 附近的锰矿可能是最有趣的寻宝地点。大多数山势地图上都标出了该矿井。锰于 1873 年在康士但丁山附近的地区被发现，随后于 1909 年至 1911 年间在豪特湾开采。矿石通过滑槽从矿井送下后被装载到竖井下方海湾的东侧海上码头。码头的废墟仍然可见。从东堡左侧的停车场，沿古老的碎石林间道路向豪特湾方向上山。第一个弯道外约 150 米处有一个石标指向一系列之字形弯道。沿着这条路走，直到向左拐一个弯后就来到了一个叉道。沿着下面的小路，绕开挡路的一排石头，然后沿着露台继续走到栅栏上的一个洞。穿过栅栏后就是旧矿堆的遗址。继续越过这些，直到右侧的悬崖上看到明显的裂缝。这是附近众多矿井中最容易被人发现、也令人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竖井本身并不深，入口处长着美丽的蕨类植物，在矿井的高处可以看到古老的木材和波纹铁皮的遗迹。

附近还有其他遗留下来的矿井，但找起来更难一些。您也可以返回主路，沿之字形向康斯但丁角方向前进，您会遇到更多的垃圾场和锰提取的遗迹，但您会发现步行在风景如画的豪特湾，蓝天白云，海浪沙滩，乐趣远远超过寻找矿场和黑乎乎的垃圾场。



Jan van Riebeeck 的记录表明，荷兰东印度公司早在 1654 年就开始勘探贵金属。当认为在桌山发现了白银时，人们感到非常兴奋，并于 1687 年在斯滕山的银矿挖出了竖井。但很快失望就降临了。直到 1691 年，西蒙·范德斯特尔被任命为荷兰开普殖民地总督后，银矿开采工作才被放弃。该地区从未开采过白银，但该矿区仍有标记在大多数地图上。现在这里已成为银矿自然保护区，是桌山自然保护区的一部分，距离市中心约 40 分钟车程。公园横跨山体，从头凯、康斯坦丁和西湖一侧蜿蜒的老海角路 (Ou Kaapse Weg) 出发，翻过山顶就能俯瞰大海。



沿着老海角路接近银矿保护区，可以看到大开普敦地区的大部分地区，在晴朗的日子里一直到老虎山岭（Tygerberg Hills）甚至更远的地方，就像下面铺着拼凑的被子一样。沿着曲折的道路继续前行，越过山顶，穿越微灌，欣赏群山起伏、蜿蜒曲折的旅程，有一段路与原马其顿和阿尔巴尼亚交界处很像。不过在这里可以看到开普敦花卉王国特有的数千种植物。

半道下车，留在路上，登上路边小坡的顶上，您将欣赏到太阳谷（Sun Valley）和诺德霍克如痴如醉的地区景色。沿着下山的路，可以短暂前往该地区最美丽的海滩之一。这里也就连接上了开普半岛上那条梦幻般的海滨大道。从诺德霍克一侧的保护区进一步向南前行，还可以轻松到达历史悠久的菲什霍克小镇，再往前走，可以到达西蒙镇，那里充满了皇家海军和南非海军历史，

包括传奇“人物” Just Nuisance 的雕像。再往前走，进入自然保护区，尽头就是好望角。

探索银矿保护区时另一个值得一游的景点是银矿水库，位于保护区北侧，其历史可以追溯到 1898 年，当时建造它是为了向不断发展的开普敦大都市供水。对于更喜欢冒险的刺激者来说，保护区的梅森堡地区提供攀岩和砂岩洞穴等更加刺激的活动。

银矿自然保护区内的免费景点还包括广受欢迎且标记清晰的山地自行车道、观鸟和徒步旅行。银矿保护区是当地人和游客最喜欢的



的目的地，尤其是在周末，许多城市居民家庭都会短途旅行到这里。一条条相对较短的小路将人们带到一个个观景点，在那里可以欣赏到从福尔斯湾一直延伸到角点的全景。在银矿徒步旅行的美妙之处在于，保护区的这一侧有许多缓和的徒步路线。此外，您可以很快“远离这一切”，而且老海角路的交通噪音不一会儿就会消失在溪流涌出的涓涓水声中。

到此您可能已经发现，美丽的自然风景，轻松的休闲场所，原来才是桌山保护区的最大的宝藏。

篇七：海军镇守西蒙镇

完整的开普敦之旅一定要包含有参观西蒙镇的非洲企鹅群。自从 1983 年在 Foxy 海滩上发现了第一对非洲企鹅，企鹅数量最初以每年约 60% 的速度增长。移民、繁殖、良好的捕鱼条件加上西蒙镇人自始至终的喜爱和保护，企鹅的数量目前稳定在 3 千只左右。随着企鹅继续入侵更多的海滩，巨石 (Boulders) 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可以与企鹅一起游泳的海湾。西蒙镇对其企鹅感到非常自豪，但游客还是要注意，附近的居民和企鹅对日益严重的吵闹和混乱并不总是友好：被隔街的大叔骂几句或被企鹅咬一口真能成为打卡地的难以磨灭的印记。

或许大多数游客不知道，西蒙镇还是南非海军目前在用最大和最主要的海军基地。该基地由荷兰东印度公司于 1743 年建造，后来由英国皇家海军开发，1957 年作为西蒙镇协议的一部分转移到南非，并于 1975 年进行扩建。南非海军原先或者说一直是作为皇家海军的分支而存在，好事之徒说其独立成立于 102 年前的 1922 年 4 月 1 日，这可不是愚人节玩笑，而是目前官方的说法。据称南非海军全部家伙什有 3 艘潜艇，4 艘护卫舰，1 艘远海巡逻船，2 艘多任务近海巡逻船，3 艘普通近海巡逻船，2 艘探

雷船，26艘港口巡逻船，1艘舰队补给舰和1艘测量船。西蒙镇是护卫舰和潜艇舰队的母港，以及营房、培训设施所在。西蒙斯山（SAS Simonsberg）提供炮术、反潜战、通信、潜水和航海技术培训。西蒙斯山还包括：海战训练中心、潜艇训练中心、核、生物、化学、损害控制培训中心和军事训练中心。南非海军现役人员6,816名，预备役人员1,071名，整个海军人员编制与美国的“华盛顿”号航母（机组人员3,500人，航空人员2,500人）差不多。战斗力也同样是光彩夺目：人畜无害，没有天敌！



说人畜无害还真不是瞎说。南非海军（或者说皇家海军）史上最著名的确确实实是一只大丹犬（Great Dane），名字叫讨厌鬼（Just Nuisance, 按英国人的习惯，姓 Nuisance, 名 Just, 1937年4月1日至1944年4月1日）。这是唯一一只正式入伍加入

海军的狗。1939 年至 1944 年间在南非西蒙镇的海军岸舰 “阿夫里坎德号 (Afrikander) ” 服役。1944 年去世，时年七岁，并以完全军事荣誉被安葬在西蒙镇的红山 (Red Hill) 之上。讨厌鬼的铜像之后被矗立在西蒙镇的 Jubilee 广场。

南非白人常常傲娇的一句话是：punch above onse weight, 寸莛击钟，力为其难，褒义。南非海军小是小，过去的 2023 年一年三次上了国内外的新闻头条。

2 月，南非、俄罗斯和中国三国海军在南非东部海域联合军演。此次演习于 2 月 18 日开始，俄罗斯海军 “戈尔什科夫海军上将” 号护卫舰和 “卡马” 号油轮以及中国海军 “淮南” 号驱逐舰、“日照” 号护卫舰和 “可可西里湖” 号支援舰参加。南非海军参加的几艘舰艇包括护卫舰 “Mendi” 以及勇士级巡逻舰 “King Sekhukhune I” 和那艘唯一的水文测量船 “帝玉花号 (Protea) ” 。4 月，中国海监船 “远望 5 号” 停靠在开普敦。考虑到历史上，南非海军舰艇和人员参加过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战后种族隔离时代，南非海军与北约和其他西方国家广泛结盟，反对苏联集团，与中俄的当前合作在百年之未有之大变局中犹显其明亮的政治意义。

5 月，美国驻南非大使鲁本·布里盖蒂 (Reuben Brigety) 声称，2022 年 12 月，俄罗斯 “Lady R” 号船在西蒙镇海军基地装载着武器和弹药，满载武器离开南非，想必是运去了俄乌战场。西蒙镇后山紧靠桌山自然保护区，接近好望角的无人地带里孤零零的

正是南非国防军的武器弹药库。大使口红齿白，说得信誓旦旦（“bet my life on”），有鼻子有眼。经总统下令南非调查发现，这艘俄罗斯货船运送的反而是 2018 年为南非国防军订购的武器。据说拜登政府对其驻南非大使感到愤怒，并忙于挽救与南非的关系。然而，黑人肯定行动上位，只要政治正确，再怎么信口雌黄，无信不立，也能保住大使的位子。只是害了南非兰特直下 20，更害了南非海军的威名。

7 月，社交媒体上猜测，南非海军潜艇在豪特湾与沙洲相撞。这艘潜艇停泊在豪特湾并在开普半岛周围航行的照片让居民们大吃一惊，海军潜艇经常出现在西蒙镇基地附近的福尔斯湾，但很少出现在豪特湾。在豪特湾的过夜停留引发了人们的猜测，即这艘潜艇可能在浅滩上搁浅。但海军驳斥了这一说法，称其不真实。海军发言人表示：“周末引发猜测的这艘潜艇于周六下午进入豪特湾，并仍停泊在海湾，并在停泊期间为电池充电。”语焉之不详，可以与那个在曼德拉葬礼上的手语翻译一比。“豪特湾共和国”被南非海军入侵却成为真实的史记。

住在开普敦城里或者豪特湾的居民，驱车到西蒙镇也只要 40 多分钟，与南非海军的近距离接触最方便是通过从西蒙镇出发上山的徒步。有两条经典的路线。一路是从西蒙镇到 Smitswinkel。Smitswinkel 位于西蒙斯镇南约 20 分钟路程，是进入角点自然保护区（Cape Point Nature Reserve）前的最后一个人类居住地。跨山徒步难度极大，需要 7 个小时。投足石荆上绕，回头云

水浮漂。茫茫半岛野山郊，景色越高越好。正是天涯海角，更能梦幻魂消。且无心事挂今朝，不负风光到了。路上正好远望到南非国防军的武器弹药库、摇摇欲坠的几处信号塔、或许还有海军孤寂寂的几辆运输车。

第二条路线是从西蒙镇主街开始的“海军上将瀑布和信号学校台阶 (Admirals Waterfall and Signal School Steps)”路线。拾级而上，很快就到红山半山腰上的海军上将瀑布。夏季的瀑布无水，一群野猴占着瀑布两边的悬岩，对着游客怒啸：两岸猿声啼不住，将军空老玉门关。回首向海，军港尽收眼底。常常 4 艘护卫舰全数在港，细心的人可能看到内坞里常年趴着一艘潜艇。或许水中某处还猫着另外两艘。一派风平浪静、息事宁人、不战而胜之势！转过身来向上是红色花钢岩条石铺成的宽阔整洁的大道，一步一台阶，之字上拐，拐弯尽头每每看到一个小石洞口，石洞口上竟然端端正正地写着一个中文“不”字。No exit?! 直惹人怀疑是否有中国劳工参与了西蒙镇的早期建设。上得山顶或许能见识 2023 年 12 月圣诞节时山火的惨烈程度。平时厚厚的微灌植被只剩下枯树的死干和花朵的残壳，西蒙镇独有的 *Diastella*-世上最小的一种帝王花，更是一扫而空。信号学校多处门窗玻璃破损，山火留下的黑色痕迹在院子门口戛然而止，院子内的绿草鲜花显得格外鹅嫩娇艳。可想而知，当时若有人在此受训停留，山火呼啸舔门而过，该是怎样的一番惊险。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纪念碑仍然高耸入云，讨厌鬼的坟头和碑文也完好无损。远远地

确也能看到弹药库的铁皮房顶在烈日下的蔼蔼炎晖反照。往日用来从海军码头运送武器弹药的索道传送机械早已废弃不用了，大白象般的骨架背景后是天涯海角无边无际的大西洋和印度洋。

"老去自觉万缘都尽，那管人是人非；春来尚有一事关心，只在花开花谢。"愿西蒙镇永离烽火，海事长存！



篇八：好望角涯人去还

好望角。葡萄牙国王约翰二世起的名字：积极向上、充满希望。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它无疑是最漂亮的海角。阳光照耀在平静的蓝色水面上，白云千载空悠悠，一望无际解人愁，看起来多么迷人。角点是南部非洲最著名的自然景观之一，它从大西洋中升起，岩石峭壁不断受到海浪的冲击。数百年前，它是前往印度和东非的船只的重要里程碑。

但好望角只是角点自然保护区的一部分，而角点自然保护区是桌山国家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区内有一片宽阔的高原，微灌从一侧不间断地延伸到另一侧。大西洋海岸线隐藏着宽阔的荒芜海滩，一些海滩上有白色的沙子，另一些则覆盖着砂岩巨石，而福尔斯湾海岸线则以高耸的悬崖为主。两条海岸一直从南，在角点形成尖点、断壁残垣，劈开巨浪滔天，绝尘而立。对许多人来说，这个地方荒无人烟，野性而孤独。人们却几乎忘记了这里距离开普敦城里仅一小时车程。

如今，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前往角点参观。站在非洲大陆的边缘，仿佛就是来到了世界的尽头。从这里可以看到两大洋，印度

洋和大西洋，向东远处还有几座山脉蜿蜒的天际线映衬天涯海角的茫茫荒远。回首望向开普敦城里，上帝的餐桌已空空如也，上帝也已在餐桌椅上半酣垂拱，世界此时此刻已是进退维谷。游客们无不顿觉惶惶，苍凉暗警。

尽管角点被称为大西洋和印度洋的交汇点，但从技术上讲，这并非事实。两大洋的洋流在西南印度洋温暖的西边界洋流（阿加勒斯洋流）与冷水本格拉洋流相遇并折返的地方交汇。这种情况却发生在非洲大陆最南端的厄加勒斯角（Cape Agulhas），离这里大约还有 200 公里。

还有一个误会，好望角和角点往往是可以交换使用的地名，虽然在中文里，好望角好像更常用一些，但在角点自然保护区里面，它们分别被标记在两个不同的地方。

但谁会认真地对待这些美丽的错误。角点大片开阔的平原是 1200 多种本土植物的家园。如果你运气好，这里鲜花盛开，动物忙碌，海鸟的叫声慵懒而悠扬，在悬崖上回荡。大海风平浪静，幸福地闪闪发光。偶尔可见三两个黑衣潜者从波浪中爬上岸，想必是刚刚捕捉到了尺寸合格的深海野生鲍鱼、龙虾。另外一小队人沿着旷野小径缓步香茵，横穿布满微灌植被且点缀着无数色彩的芳丛，特别是不远处白色的忠贞者（也称为海角雪），它们正在盛开，覆盖了整个前面的区域，看起来非常像一块块皑皑白雪，阳光下灿烂明媚，新鲜的空气中充满了它们在风中摇曳生姿的沙沙声。一片异域、神秘、田园诗般的景色。

但这样的日子却极其罕见。更多海员发现这里是地球上一个令人恐惧且危险的角落。风暴角，Cabo Tormentosa 也是它的名字，是更现实的葡萄牙水手给开普半岛起的名字。这里仍然是最强大的灯塔的所在地。这并不是说灯塔就那么有效：仅在半岛附近就有 650 起（另一说 3000 起）有记录的沉船事故。角点有着一段有趣但有些阴暗的航海历史。

角点是半岛著名的一角，开普半岛臭名昭著的冬季风暴是南非以下数百公里处天气模式造成的。从南纬 40 度开始，西风吹过地球的整个圆周。一年中近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大风，风盛行的原因之一是，除了南美洲的尖端之外，没有太多土地可以阻挡。正是这种持续不断的大风赋予了 this 纬度一个通俗的名字——咆哮的四十年度。时不时地，一个循环的低压系统、一场风暴，会从小西洋的咆哮四十度摇摆不定，并向东移动，向南非西海岸移动。夏季，从南部非洲海岸吹来的另一股风，向西方向从陆地吹向海洋，将这些风暴挡在海湾之外。但在冬季，当陆地温度下降时，东风就会消失，这使得来自咆哮四十度的风暴持续而猛烈地袭击开普半岛。这些天，汹涌的海浪导致海洋起泡，一层带电的薄雾沉积在咸咸的海洋上，通常会变厚成雾。

这些冬季风暴导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寒冷的月份前往福尔斯湾寻求庇护，从而诞生了西蒙镇。开普半岛南部的海岸线仍然充满危险。船长们陷入了一个难题：要么留在靠近海岸线的地方航行以确保安全，但要冒着撞上浅水淹没的岩石的风险，要么出海航

行，但要延长若干天旅程。仅在角点，多少艘沉船故事讲述了船长们做出的错误决定！说起来无非是错误的时间与错误的地点的叠加，但是历史上的灾难都是后事之师。

在好望角保护区仍能看到几起近期沉船残骸，生锈的铁塔覆盖着鸬鹚和藤壶，看起来荒凉无比。更早一些的沉船已经被海水冲刷、淹没，被大自然吞食得无影无踪。虽然沿海岸线发生的重大航运事故已成为过去，但它们现在仍然出现在半岛的海滩上，让我们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时代的迷人旅程。

两个著名沉船徒步线路为角点历史上这段动荡的时期提供了无与伦比的视角，每一个都值得探索。

第一个是托马斯·T·塔克（Thomas T Tucker）步道。这艘所谓的自由船是美国在二战期间建造的，用于运载部队和武器，1942年在靠近角点海岸线航行以躲避德国潜艇发现时在这些岩石上失事。大雾天气导致航行困难，全体船员以为距离罗本岛很近，都想暂时安全上岸，把这艘大型货船抛在了后面，最终导致了她的灭亡。托马斯·T·塔克号可能是角点被拍照最多的沉船，栖息在这艘旧船船体上的鸟类为拍照提供了绝佳的机会。如今人们在锯齿状的岩石池中寻找未受破坏的海洋生物，或者是连绵起伏的乱石丘陵沟壑区的微灌植被，托马斯·T·塔克号的遗址正好可以提供旅途中间的休息场所，看着沙滩上面留下游人和飞鸟的脚印在眼前被冲刷的无影无踪。



继托马斯·T·塔克号沉船之后，诺洛斯号（Nolloth）也随之而来。诺洛斯号于 1965 年因满载酒而失事，据说生存下来的船员并没有多少悲伤，因为遗留下来的酒被幸存的船员抢走，反而高兴了好一阵子。穿过诺洛斯，沿着内陆山脊的路标行驶即可到达锡克尔斯维雷步道（Sirkelsvlei Trail），这正是第二条值得一试的徒步路线。锡克尔斯维雷步道将带您穿过美丽的环路，到达该地区最大的水域锡克尔斯维雷盆地。这里仍然有新鲜的地下泉水



涌出。这是一条令人印象深刻、崎岖不平的路线，荒凉的微灌森林让位于芦苇滩，多年来一直勇敢地面对角点的恶劣天气。这里经常能看到鸵鸟、雏菊、矮羚羊和蛇，以及一群在海滩上觅食的查克玛（Chacma）狒狒。这是非洲唯一一个查克玛狒狒受到保护的地方。保护区内也有大量鸟类，还可以看到开普山斑马、大羚羊、海角灰羚、红狷羚等。这里的小羚羊群是世界上最稀有的羚羊，在 1900 年代初险些灭绝。

对于访问开普敦（或居住在这里）的人们来说，参观角点通常是首选体验，极具冲击力和震撼感。这是有道理的。站在非洲一角凝视南大洋可能会令人感到渺小，感到绝望，感到谦卑，感到恭敬。对于到此一游的中国人，可能还会感到孤独和遥远，仿佛还能听到幽灵一般的泣鬼哭笑：“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好望角风萧瑟瑟，天涯棹远恨悠悠。
白光飞淼孤鸿影，赤藻连滩委浪头。
在野沉帆成腐朽，迷途荆灌掩沧愁。
轮台灯塔今谁渡，山自绵沿水自流。

参考文献

- [1] Donna Espinoza, Table Mountain: Unraveling the Geology of a South African Landmark, rock fragment.
- [2] Tony Murray, Thomas Steward – First South African Consulting Engineer, the heritage portal.
- [3] Dominic Chadbon, Summer: Time for the Table Mountain Beauty, the fynbos guy.
- [4] Peter Spargo, One of the Cape's Most Remarkable Early Mining Ventures, the heritage portal.

致谢声明

感谢太太，我们一路徒步同行。主指引你带着我，跨过退休第一年的失落和彷徨！感谢作为这些文字的第一个读者所忍受的痛苦，感谢你的补充和鼓励。我知道，我们一年之内所经历的旅行，以及对人生的领悟远远比记录下来要多的多。我们相互知道就好。

感谢 Lyn, Lizette, Chris, Sandor, Marco, Les, Elizabeth, Max 和 Peter, 你们带领我们俩几乎走遍了开普半岛的主要徒步路线。感谢 Colin, Grant, Kelvin, Helen 和 Frank 所提供的精彩图片、读物和链接。

感谢西开普大学徐永新教授对文稿的阅读，和有关桌山地理和南非葡萄酒的几处详细的修改建议。行文中某些看起来严格叙述和精确数据的段落，那都是出自你专家的指点，而那大多数读起来拉跨的随笔，才是来自我旅途的手机。

是梦里糊涂、醉中痴迷，故认真不得，千万不要因文而误入险境。虽是游戏，文责自负，有错我不怪人，人也不要怪我。

